

隔 海 说 文

—— 台湾散文十家

徐 学 选 析

厦 门 大 学 出 版 社

1 9 8 8 . 9

内 容 简 介

本书编选台湾散文十家三十三篇。十家中包括以细腻委婉见长的女作家，以平实苍劲取胜的乡土派作家和以雍容宏富为擅场的学府派作家；以年龄为序编排成集，既能反映台湾散文界的基本阵营，又能显示台湾散文发展的轨迹。编著者结合选文对这十家作了评说赏析，并对台湾散文的总貌作了精到的概括。编著者以散文艺术特征为中心，联系作家作品的社会文化背景，并注意台湾散文家与厦门和厦门大学的特殊联系，评说公允，赏析入微，语气亲切自然，文笔流丽圆转，既给读者提供艺术的享受，又流露出萦怀彼岸同胞，盼望祖国统一的深情厚意。

目 录

○ 庐山面目纵横看.....	(1)
林语堂：记鸟语.....	(13)
论解嘲.....	(16)
论买东西.....	(19)
○ 孔孟风骨 幽默文章.....	(22)
梁实秋：脸谱.....	(30)
骆驼.....	(34)
中年.....	(37)
○ 情趣盎然的小摆设.....	(40)
琦 君：方寸田园.....	(46)
人鼠之间.....	(49)
我家龙子.....	(53)
我的另一半.....	(58)
○ 以爱心洞照忧患人生.....	(63)
子 敏：“纯真”好.....	(70)
谈离开.....	(75)
我的白发记.....	(78)
喂.....	(82)
○ 深人的浅语艺术.....	(87)
王鼎钧：那树.....	(96)
最美和最丑.....	(100)

石头记.....	(106)
杂念.....	(108)
旧曲.....	(111)
○ 在苦涩的蜕变中织锦.....	(114)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	(120)
沙田山居.....	(127)
地图.....	(131)
催魂铃.....	(139)
登楼赋.....	(147)
逍遥游.....	(154)
○ 大气磅礴 出入古今.....	(162)
叶维廉：母亲，你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	(170)
○ 中国的力量自伟大的沉默和忍耐中跃起.....	(175)
张晓风：也是水湄.....	(181)
一.....	(185)
古典诗的数学式笺注.....	(189)
玉想.....	(193)
替古人担忧.....	(201)
○ 腕挟风雷 健笔淋漓.....	(205)
林清玄：佛鼓.....	(211)
○ 宁静致远与现代艺术.....	(219)
钟晓阳：惜笛人语.....	(224)
○ 《惜笛人语》中的文化意识.....	(230)

○庐山面目纵横看

——评当代台湾散文

(一)

当今台湾文坛，散文成绩极为绚烂。散文家层出不穷，代有才人，阵容齐整；读者群极为广大，一派繁荣气象。散文的奇葩怒放与台湾的特殊境遇和台湾作家特有的心境是紧密相联的。

当代台湾处于急剧动荡的过渡时代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猛烈冲撞，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产生的价值突变，孤悬海外的郁抑心境与思乡情怀，在在转为散文这一最为自由的文体的强力催化剂；变动不居的生活，对于百年积弱、国家出路和文化更新一系列课题的迅速应答，对于故乡、童年、亲友的真诚追忆，使作家深刻地体验到一种难以小说、诗歌来表达的情感内容，而选择了最简明、迅捷、自然、诚挚的文学形式——散文来吐露倾泻。于是，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历经战乱满怀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徘徊于中西文化中择取良方的不安足音；我们触到了寄居于喧嚣闹市中的纯净心灵为抵御偏枯的物质文明所辟出的方寸田园；我们看到了，摸到了从门外即天涯的流浪感与失落感中所萌生出的

哀怨意象：失根的兰花、因风四散的蒲公英、满带着古中国层层迭迭凄楚迷惘记忆的雨的敲打乐……

生活的新感受新体验给散文图谱带来了包孕着现代意识的新意象，新意象的传达绘制要求深厚的学养、不凡的功力和创新的技巧。台湾近年来教育水准的提高，报刊出版的兴盛（据统计台湾报刊每年刊载散文多达五千余篇）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为培植、更新散文作者文化素养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民主空气的高涨也带来了较为自由、敢于直抒胸臆的创作心态。已届耳顺之年者尚宝刀不老，中年一代正当继往开来大展宏图之际，少年新秀风华正茂，脱颖而出，散文创作生生不息，后浪推前浪。

从历史的纵断面上看，三十年来，台湾散文家的族谱大致可分为四代。第一代为五四时期作家，以已故的林语堂、梁实秋和吴鲁芹为代表。作品具有浓郁的个性色彩，采取家常闲话的形式、幽默的语调，自然、社会、人生无所不谈。第二代年龄在六十岁上下，有琦君、林海音、张秀亚、陈之藩、思果、胡品清等人，风格近于第一代，多半继承五四散文的流风余绪，语言上讲究文白交融，笔法上讲求入情入理，题材上富于回忆的温馨。第三代从四十岁到六十岁，是当代台湾散文创作的中坚，人数最多。名声远播者有余光中、王鼎钧、杨牧、张晓风、张拓芜、肖白、亮轩、季季、子敏、司马中原、叶维廉等人，这一代作家大多接受了现代文艺的洗礼，语言的运用、题材的选择、境界的处理比之上一代都有大幅度的突破。现代小说、诗歌、摄影、绘画、音乐等艺术无不加速促成他们观察事物的新感性。其中有些人笔下的文字攀上了五四后的又一高峰。第四代的年龄在三十岁

上下，皆为近年来崭露头角的新秀，如林清玄、罗青、陈幸蕙、渡也、颜昆阳……风格尚在发展，前途正未可限量。

如以作家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或性别上来划分，则可以从横断面把握台湾散文的特点风貌。这即是，以细腻委婉见长的女作家群，以平实苍劲为特色的乡土派作家群和以广博宏富、雍容肃穆取胜的学府派作家群。这三大散文作家群都有各自的代表作家和读者群，在当代台湾散文界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二)

欧美盛行的女权主义运动早已波及到台湾文学界，台湾女性文学的壮大繁盛与此不无关系，女小说家、女诗人，女戏剧家皆在文坛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但台湾女性文学的大本营则安放在散文这片乐土上。台湾近年来编选的文学大系散文卷及年度散文选中，入选的一半是女作家，编者也多由女作家担任，可见她们在散文创作中所占的比重。女性散文的蔚为大观，或许与女作家所特有的细腻的感觉和柔婉的笔致有关，这使她们能在那琐细微末之事中体察出情趣与兴味，写出柔肠百折的亲情、友情、爱情。她们之中虽也不乏巾帼不让须眉、风格偏于奔放粗犷者（如张晓风、三毛），但她们的散文中更多出现的是婉顺清纯的自我。值得注意的是她们中许多人都程度不同地以某种宗教来支撑自己作品中爱的哲学。张秀亚、张晓风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琦君、三毛则对基督教和佛教都接受。这一现象常使我们想到五四时期的冰心，她的创作也常浸染着基督教与泛神论的色彩。不同的

是，冰心爱直抒胸臆：“人类呵，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在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而台湾女散文家们则将她们的爱的哲学与艺术形象更完美地融合——久雨初晴的晨光，山谷间星斗灿烂，甚或夜阑时刻静谧安宁，大雾中踽踽独行的背影，都在她们的笔下闪出爱的光华。

爱，是大勇也是大智，是一颗澄静的慧心，一种祈求与他人融为一体的最有力的冲动和最深沉的激情。有了它，才能与大自然中的云霞、山川、花朵、顽石心心相印、契合无间；有了它，就会宽容地接纳大千世界中各种人，以温厚的心境品尝各种情趣；有了它，便可超越自我一己的狭隘，以无边的大心，从一切平凡琐屑之事中提升出美的结晶，把自己的生机和活力赋予天地人。

也许，我们不必过多地追究感染着宗教情绪的作家所依托的教义到底是精华或糟粕，而应该采取一种更加明智的态度。与其判定融入文学创作中的宗教信仰是一剂自欺欺人的鸦片，毋宁把它视作作家的人生支柱，作家借着它支撑起自己忠诚坚定的人生态度和道德价值准则，维系自己对于宇宙万物，对于人性完美发展经久不渝的期望与信心，加固自己对大众的关切、尊重和责任。这样理解，我们便可更完满地分享这些散文家的温馨情怀与美好境界，于无言中与之相通。

当代台湾社会，各种思潮纷至沓来，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敏感的女作家当然无法回避社会中畸形的一面，然而，“荆棘愈尖愈利，歌声越柔越和”。她们的爱心与耐心并未削减，背负着人生的沉重的十字架，让口中的芦管放出美妙

的清音，这正是东方女性的本色。

当然，她们的笔墨已不仅仅伸缩于温柔敦厚的小家庭中。五四期的女作家文中的自我常带有旧式家庭中的温良，虽受西方新风吹拂，时时闪出新的憧憬，偶面也有越轨的笔致，但一遇落潮，大都回复了自己的故道。相比之下，台湾女散文家已走入了更阔大的世界。季季所说的一段话可以代表新一代妇女作家的创作心态：“我天生是一个不拘小节，不墨守成规，有时甚至不按理出牌的人。从小我就向往一个比教科书更宽阔渊博的知识世界；我向往那个静态的世界所呈现的动态世界的相貌，一如我向往整个大宇宙存在的一切伟大的事物；我向往高山大河、波涛壮阔；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和草原上的牧人；向往神游太空，伸手摘星，翻掌复雨；向往大博物馆的阴凉、古朴、丰盛；向往原始森林的小径和荆棘。我尤其向往的是许许多多在我内心澎湃不已的人间角色：小贩、浪人、农民、工人、推销员、艺人、精神病患者、孤儿……我渴望进入他们的生活，和他们闲话家常，了解他们的爱憎悲喜”（《暗影生异彩》）。时代毕竟前进了，经济的独立、社会的开放，增强了女作家的自信心和创造力。特别是第四代的女作家，下笔更是无所顾忌，放笔直书，郑宝娟曾用自嘲的笔调勾画出职业妇女的辛酸，“哥哥提醒道，‘一个不漂亮的女职员，会影响上司的工作情绪’，‘穿高跟鞋还能风姿绰约地走路，是职业妇女的第一课’……于是我便丢了牛仔裤和棉布衬衣，换上丝质套装，用蜜丝佛陀画了张面具贴在脸上，并且随时携带一个露出上排牙齿的微笑出门去。……每天贴张新画的皮，出到尘俗去打滚，只为了养一只胃，便那么廉价地典当了自己给一

份薪水。”她也听得懂男同事说的黄荤笑话，敢大声地笑出来……以前做学生的时代，总认为穿长裤方便些，现在才知道在有许多男同事的办公室里，穿裙子会增加自己的办事效率——总算懂得一个会‘装出很可怜的样子’的女孩子，是比会换保险丝跟轮胎的女孩子高明的。”她在自己无声的内心世界中争辩着工作与自由，尊严与伪装，表现出现代都市女性生存的困扰。可以看出，女性独立意识增强必然带来散文中新的视角和新的文字风格。

(三)

乡土派散文并非指台湾岛内土生土长的作家，乡土的含义在这里涵盖着整个中国本乡本土。台湾乡土派散文家的代表有生于鲁南的王鼎钧、长在苏北的司马中原和在皖南小镇油坊中渡过了少年时光的张拓芜。外寇入侵的烽烟使他们流离异乡，较早地体验了人生的坎坷、世事的沧桑。少年辍学，早早地开始阅读人生这本大书。太多的感触撼动了他们早熟的心灵，让他们拿起了笔，将动荡时代的侧影、底层苦人们无告的悲欢移到纸上。司马中原多年后回顾自己走上创作之路的动机时说：“我从没有被反复的道理和教条感动过，感动我的是一张脸。……从东到西的飘着。我们不能算是一个举枪战斗的兵，只是一个饱受战火洗礼的孩童，耳听的、眼见的、心感的，汇进生命里来，使我亟欲倾诉给谁听，这就是我学着涂鸦的基本因素”（《我的写作生活》）。王鼎钧则采用寓言的形式、含蓄地交代自己写作的缘起与目的，“我”小时喜欢一种特别娇艳的玫瑰，常守在这玫瑰旁侍候照看，为她忧晴忧雨，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敌机时来袭

抗。有次警报响了，大家都疯狂地往外跑，“我”却忧郁地望着玫瑰，那玫瑰的花蕾在这时迅速地膨胀，在敌机巨大阴影掠过时，它竟一口气怒放盛开了（《碎琉璃·楔子》）。这里的玫瑰象征着激发创作者的美感，意味深长地表明激发作者创作的是抗日战争的深重忧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号称“只手著文章”的张拓无，七十年代中期因中风半身不遂后，他在八坪违章建筑的小屋中，连续写出了六本高质量的散文集。幼年失学、少小离家、躯体的伤残并非无法弥补的缺陷，心志不毁，就能追求和把握到完美。在生活的风暴中，他是一枚不断被外力抽打着的陀螺，不由自主地旋转，然而即使那不可知的力量是如何的急躁迅猛，他总是立于一个定点上，保持着人性的尊严。“我写故我在”，是他的座右铭，他平安地略带自嘲地写出自己，写出无数小人物平凡悲凉而又庄重坚韧的生活片断，任旁人看得不禁泪下，他却唱小调似的一路唱下去，没有怨恨，没有偏激，没有风花，没有雪月，绝无夸耀颓唐或炫示才情之意，只是淡淡道出大时代中小人物的遭遇。

这些乡土散文家，学问远远超出他们的文凭与学历，洋墨水喝得极少，但却有着太平天下顺民一辈子也想不到的经历，更有那在苦难中维系不坠的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为人之道的信念。他们淳朴善良的土生土长的文化根性并未为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漂泊所毁弃，传统的追忆和永恒的乡情是他们永远唱不完的歌。他们不是纳西塞斯，终日追寻那可望不可即的瞬间的美、而是从自己的生命中去掘一股永不枯竭的清泉，以生命去丈量中国的历史，开辟中国的未来，再现中国文化的真谛，展示原本就存在于淳朴平凡处的中华民族的精

神。

扫除了浪漫的感伤，唯美的纤巧，矫饰的呻吟，一洗脂粉气与贵族气，他们的散文有如山峦上抑扬的牧笛与江流上浮游的船歌相呼应的小协奏，清亮处不乏深沉，高扬时带着凄清，道尽了旧时代小人物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血泪中孕育成长的生命在他们的散文里结成道道年轮，中国的苦难与忧患透过他们这伙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命真义的探索、社会的介入与批判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朴实也更为强烈。

他们的作品也扩大了散文词汇的范围，证明了所谓散文也不是非得穿上大礼服、套着白皮手套去翻出文选上的锦言妙语来成章不可；引车卖浆之流的语气，农夫野老的话，大兵的口吻同样可以登上散文的宝座。

(四)

学府派散文家的人数较多，成就也最为可观。这批作家大都从小就有较好的学习环境，少年时代浸染于中国古典文学之中，《五柳先生传》、《秋声赋》、《赤壁赋》等名篇无不耳熟能详，《庄子》、《史记》、笔记小说也化为他们文体的血脉与骨骼；年青时期受到五四散文的熏陶与启迪，以后或负笈海外，或执教学府，或异国任职，总手不释卷、寝馈耽玩于中西典籍之中。中国士大夫自强不息的抱负与忧患意识时时支撑着他们。蓬飘萍寄之时，神州的山川风物却更加刻骨铭心，梦魂萦绕。故园的竹篱茅舍、童年时的如豆青灯，几句唐诗、一阙宋词都能化为情切切意绵绵的至情之文。

然而，他们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期，饱受新潮激荡，眼界胸襟皆非抱残守阙者能比。他们用现代人的眼睛审视、观察周遭纷纷扰扰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用现代人的耳朵谛听捕捉奔向太空驰骋宇宙的足音，用现代人的心灵感受着急剧旋转的空间与时间。在他们的心灵中有着中西文化撞击产生的火花，笔下有古国的神髓和异域的新颖，深厚的东方诗国的文化培养了他们的感性，理性的西方世界则深化了他们的思辨。他们的散文因之能免于泛滥的个人感伤与枯燥的说教，能以知性提升感性，使散文的境界更臻雄浑阔大精警不俗。长期在故纸堆洋装书中修炼得来的功力，使他们的一枝笔出入古今中外如探囊取物来去自如，每每能出奇制胜、妙语惊人；典雅雍容的书卷气也促成他们把粗鄙的白话提炼为精致的文学语言。

学府派中又可分为两路，学者的散文与诗质的散文。学者散文是这一文体的当行本色，写这类散文的不是诗人，而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老人，他们善于将自己的人生经验、情趣、智慧和学问融为一体，表现出一个有深厚文化背景的心灵。他们的创作以小品、传记、游记为主，而书评、序跋、论文也常兼具理趣与兴味之美，令读者心旷神怡。面对他们的散文，犹如坐听一位阅历见识俱佳、风趣诙谐的老人谈天说地，平白无奇的话题却能生发开去，从中引出种种中西掌故、古今轶事、民俗风情……谈笑间增广了见闻，分享着作者盎然的兴味，你好像变成了面对哥德的爱克曼，苏格拉底对话录中与智者交谈的徒门，或悉听孔子教诲的弟子。这些智慧的声音有的显得犀利而辛辣象鲁迅，例如柏杨；有的亲切而谈谐象兰姆，例如梁实秋、吴鲁芹；有的幽默而豁

达，例如林语堂；还有的清醒而明快，如陈之藩、思果。诗质散文的代表是余光中、杨牧、罗青、叶维廉、许达然等。特别是余光中，自称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他写的散文有光有声有色有味，亦画亦诗亦剧亦乐，能烧灼你的心，荡起你的情。其景物哲思情趣会侵入你的眼你的鼻你的耳你的舌你的所有感官。杨牧、罗青、渡也等人也莫不把现代诗的风格带入散文中，独创而密集的意象、巧妙的借喻形容、灵活多变的句子结构和语气，使他们的散文在自然流露信笔而书之中，左右逢源，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步步莲花，字字珠玉，绝无冷场。中国方块字的形象性和平仄声在他们笔下达到了神奇高超的表现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学府派散文家中，不少人着力探求新的散文理论，用于说明日渐勃发的散文艺术上的除旧布新，使美文世界的建造工程获取理论蓝图的指示。

他们的散文理论并非条分缕析系统缜密的煌煌巨著，但也摆脱了中国古典文论吉光片羽式的评点，超越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对实用性、战斗性和时代性过于专注的理论框架，更为从容地把笔墨集中于散文艺术内在规律及审美规范的探求上。对当代欧美各种最新美学理论的攫取，对台湾当代绚烂多姿散文创作现象的总结与提升，开拓了他们的理论视野。作家理论家一身二任，洗去了学院理论的酸腐和空泛，理论锋芒直逼文心而无隔靴搔痒之病。因此，其理论建设不仅功在海岛一隅，对于中国当代散文的振兴亦有震聋发聩独辟新境之力。

在现代散文理论的垦拓中用力最勤者为余光中，他的散文密度、弹性与质料说，他对于散文的语言和文体、散文与

诗的区别、散文的感性与知性的精到见地，他对五四期散文创作的剖析，奠定了台湾现代散文理论的格局。他的散文理论与创作堪称散文史上的又一次革新，为汉语言文字应如何在吸取西方词汇句式的精密活泼时不坠入恶性西化，融合古汉语的简洁浑成而不流于晦涩聱牙提供了一个富有活力的审美规范。

余光中之外，杨牧对中国现代散文源流的追溯与对各家风格的评定，叶维廉对散文艺术中语言活动的特色、散文作者语言策略的论述，皆能言前人所未曾言，从各个不同侧面深化了散文理论研究。

近四十年来，台湾散文界名家辈出，百体纷呈，或玄言遐想，或抒情感怀，或庄容隽语，或婉喻微讽，各擅胜场，蔚为大观，为海内外有识者所称许。笔者这里只是试探性地勾画出一些轮廓，对这气象万千的美文世界作更清晰的透视和更井然有序地划分，尚有待诸同行努力。

林語堂

林语堂，又名玉堂、和乐。笔名有毛驴、宰予、宰我、岂青等。1895年生于福建平和一个牧师家庭。1911年毕业于厦门教会学校“寻源书院”，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6年毕业后到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先后赴美、法、德留学，获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历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30年代，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1939年赴美，1966年到台湾定居，1976年病逝。其英文著作有三十四种，包括长篇小说、人物传记、散文杂文。中文著作及翻译文集近二十种，散文集有《剪拂集》、《大荒集》、《幽默小品集》、《无所不谈合集》等。

记 鸟 语

到了日月潭，每一个毛孔都舒服起来了。毛孔可以泄汗，泄汗就可以使汗化气，汗化气即减少热度，所以这是一副天然冷气机。人身有三万六千毛孔，就有三万六千架的小型冷气机。所以出得汗，就爽快。避暑要诀，倒不一定在出汗，是必要出汗时，汗出得来。你穿上洋服，挂领带就有十一层布封在脖颈上，把冷气机堵住，汗出不来，气泄不得，非造物之罪也（外衣领处必是夹的，故两层，再翻领是四层；衬衫此处又翻领又为四，合为八，领带二，又加当中铺垫一层为三，故为十一，即十一道封条，不许泄气）。假定不被封锁，清风徐来，轻轻吹过毛孔上小毛，就非常适意。若是不居山上而居城市，山风吹不到，是人为的，又非造物之罪也。领带之为物，乃北欧寒带演化出来的服装，与热带最不相宜。有时入乡随俗，不得不带，真是无可如何。这且表过不提，单说日月潭的鸟语。

公冶长懂鸟语，这不是不可能，只是常人不大理会而已。语言发源于诗歌，先有感叹吟唱，然后有文字语言。这是语言学上的Sing Song Theory。世界文学史，都是先有诗歌，才有散文，所谓“诗亡然后春秋（散文）作”。本来是应当如此的，所谓语言，只是传达意思的方法。蜜蜂觅